

佳作

作品：

土地神一日

得獎者：

熊信淵

熊信淵，一九九一年生。鳳山人。現在就讀政大中文系，以後的事真的不知道。目前是政大中文98級輕痰讀書會成員。說好了，我們要建立一個國。特別應該感謝的是廖女士對這篇小說和我們這世代的否定，那是我的力量之一。想充滿勇氣地面對一些事，想必未來的我也會叫好。畢竟我才十九。

得獎感言：

Peeping Tom，認真面對自己去寫作的收穫是一場最華麗的偷窺，像重看一次《湯姆歷險記》。面對故事時永遠是手足無措的，重新閱讀時又是後悔莫及，帶著一種純欣賞性的刺激。

湯姆，你啊。我看到過去，沒想到那也是未來。

土地神的故事好久以前就在，寫作的過程已經是另一個我還承載不起的故事。

謝謝輕痰的你們，那天晚上和你們一起大吼鬼叫就是大氣圈外釋放的真空煙火。



土地神一日

順伯剛騎著嘰嘎作響的老鐵馬彎過楊家倉庫旁的小巷，迎面就吹來一陣大風把他的斗笠掀落，像另一個往反方向駛去的輪子。順伯還是搖搖擺擺地騎下去，絲毫沒發現自己頭上少了什麼，日本歌的調子沿著矮牆的縫一直裂，一直裂下去。

阿義在順伯經過時往旁邊縮了一下身子，一手撫著矮牆那條裂痕走過楊家前院。阿義再往前走兩步，發現那頂斗笠躺在一叢雜草中。

看來會是漫長的一天。阿義有點無奈，累積一個多禮拜的疲勞全部湧上來，讓他很想找個地方睡到黃昏。阿義想到在大榕樹下的竹編椅，忍不住好笑，搖搖頭。他繞過轉角，看到幾棟貼滿磁磚的新房子，中間夾著一塊空地，無人的磚砌小屋坐落在房舍的陰影中。

話說回來，這裡到底是哪裡啊？他看了一下門牌。

枋山鄉加祿路。

一點幫助都沒有……

「喂，少年仔，做賊喔。」

阿義轉頭，一個矮老頭站在他身後。

「囂張喔，身軀都不轉過來。」老頭狠狠打了阿義的上臂一下。

「噢！」阿義連忙轉過身來，「歹勢啦，阿伯，我……『聽嘸』！」

「哇，哭天。你聽不懂台語喔？」這次老頭換上不清不白的國語嚷嚷。

「是……」阿義猜自己大概得罪人了。該不會他以爲我要進屋子裡偷東西吧？

「你在幹什麼，我沒看過你呢。」

「沒有，我看一下這裡是哪裡而已。」說完還用力點了一下頭。

「你哪裡來的？」

「台北。」

「跑那麼遠！跑到台灣尾了咧。」

老頭看起來貌不驚人，全部轉白的三分頭禿了一半，大概有六十好幾了。雖然比阿義矮了一顆頭，但手臂看起來至少有他的兩倍粗。他的上身穿的是沾滿各色污垢的吊嘎，下半身卻穿著牛仔短褲，腳下則是什麼也沒穿。

「阿伯，地上很燙欸！」

老頭一聲沒吭，趁阿義沒注意時拉住他一隻手，「好，就是你！」扯著他手腕一逕回頭走去。阿義被他扯得痛，一邊哀叫一邊跟著走了幾步。

「阿伯……」「你嘸免講，先對我來，咱們去坐著講。」

阿義聽得懂「嚙免」這個詞；不管這整句話意思如何，這個老頭八成要送自己進警察局之類地方了。他想想，換個地方找個講理的人也好。

走過剛才那個轉角，老頭彎腰拾起剛才那頂斗笠，細細碎碎地用台語念了一通，隨手遞給阿義。阿義一時也不知做何反應，乾脆拿來搨風。

八月初，牆上日曆的圖片剛是大拜拜的熱鬧場面，卻被連續撕下兩、三張，變成一個小女孩坐在爸爸腿上開懷笑著。老頭接著把這一張也撕了下來，日曆上出現了一盤四果冰。他把手中的日曆紙揉成小球，走進正殿後頭的小房間。阿義就坐在供桌旁的高腳凳上，覺得渾身上下都不自在。

這是一座簡陋的小廟。廟的裡外沒有任何圖繪或浮雕，正殿大小只有阿義家客廳那麼大。屋頂遠看是鋪瓦的樣子，走近才發現那是用水泥工夫抹出來的。內側的牆面地板，雖然只有用水泥抹過，倒也均勻仔細。

在阿義後方的主壇上，土地公微微笑著，面前的香爐盛滿香灰。這裡有種與外頭的塵土味截然兩樣的氣氛，比起來是涼快許多，但還是有點悶熱，阿義忍不住又拿起斗笠，有氣無力地搨啊搨。

突然廟外電線桿尖叫一聲，好像女鬼在刮人後頸似的，阿義忍不住縮起脖子。電線桿叫到一半，隨即變成逼逼剝剝的雜訊。阿義這才看到那上頭綁著的兩支擴音器。

「陳阿順阿伯，你的斗笠又不見了，請趕快來土地公廟給他領回去。陳阿順阿伯，你頭頂戴的那頂笠仔攔不見了，請緊來土地公廟給他領回去，謝謝！」

阿義從來只在電視上看過這種全村廣播，忍不住輕輕讚歎一聲。老頭的聲音慢悠悠的字句有力，頗有威儀。看來他在這個村是個滿重要的人，而這間小廟大概就和辦事處差不多吧。阿義沒聽過這種事，不過這樣推理一番，自己也覺得合情合理。難怪他要把我帶到這裡，那麼，等下他八成會來好好問一些問題吧。

「喂，這個拿去穿著。」

阿義回頭，看到老頭拿著一塊布和一頂古裝帽子走出來，兩件東西都沾滿了灰塵。「快點哪。」老頭隨手把他們丟到桌上。

阿義只好兩手各捏著布的一角將它抖開，發現是一件深藍色的員外袍子，上頭繡滿了金綠銀白的字樣圖樣。阿義還沒來得及細看，漫天的灰塵就搔得他打了一個噴嚏，吹起了更多灰塵在光線下閃閃發亮，繞著他團團飛舞。

袍子顯然有些年代了，不是出租店那種撒滿亮粉、摸起來有點咬手的道具服。抖開了灰塵之後，布料上便搖曳著寶藍色的流光，順著阿義撫過的痕跡往下滑。

「看好了沒？先穿起來。」

「阿伯，這是什麼衣服？」阿義問。

「這個是土地公穿的。」老頭走上前，接過袍子一抖，雙手一整，把袍子理好給阿義看，似乎以為阿義不知道該怎麼穿這衣服。「我們家土地公喔，今天不回來。你來給他代班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看你也閒閒，在那邊晃啊晃啊。在這邊喔，有電風扇吹、有茶喝，比你出去曬太陽好太多了。」老頭答非所問，阿義一肚子問題卻不知怎麼出口。老頭隨手把袍子披在他的肩上，他也就乖乖地套上了。

老頭接著又拿起帽子，可他看看阿義一頭油膩膩的亂髮，忍不住問：「你是多久沒有洗頭了？」

「好幾天啦。」阿義摸摸頭髮。

老頭裝模作樣地叫了幾聲，把帽子放在牆邊一張辦公桌上。「你這頭髮不洗喔，過兩天頭蝨就長出來，啊整顆頭亂七八糟也不整理整理……」

阿義雖然沒有很想戴那頂員外帽，但被這樣念了一頓，心裡多少有氣。

「你要我幹嘛啊？」

「幹嘛，坐著等人來就好啦。」

老頭坐進他的辦公桌，彎身下去，不知又要變什麼東西出來。阿義沒來得及接著問下去，老頭又搶了他的話頭：「你是來環島的喔，第幾天哪？」

「……十一天。」阿義沒想到老頭會突然這麼問，愣愣地回答。

「十一天才到屏東，你們進度很慢喔。」老頭在桌上擺了兩個塑膠杯，又起身往小房間去，嘴裡還一邊說個不停。

「這幾年喔，暑假一到，這裡就多好幾個不認識的大人小孩，車子上裝一堆零件，從那個台一線騎了、咻就過去了，也沒幾個會留在這裡。你昨天住這裡喔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啊你的行李咧？」

「在我朋友那裡。」

老頭拿了一罐冰鎮的老人茶出來，幫阿義倒了滿滿的一杯。「那你朋友咧？」

「我們是一起騎機車環島的，結果昨天機車被偷了，我朋友跑去追那個偷車的。結果車子沒油，他後來就跟我說他追到了，晚點牽車回來，叫我先在附近等他。」

老頭嘖嘖兩聲，端了杯冰茶給阿義，阿義一接過來就吞了一大口。

今年颱風來得多，六月以來已經有四個輕中颱登陸。下雨的日子多了，沒雨的時候就似乎特別燥熱，熱得人渾身都不對勁，好像有股氣在身體裡不斷膨脹卻無法痛痛快快宣洩。和土地廟隔著一條柏油路的空地被熱氣蒸成一幅平淡的油畫；相信從外頭來看土地廟也是那軟趴趴的樣子。

老頭自己喝了半杯冰茶，又拎著那罐老人茶回去冰。阿義手上的杯子早就空了，卻眼巴巴地盯著老頭走去走回。

「幹什麼？」老頭被他瞧得奇怪了。

「沒有、沒有。」阿義放下杯子。

「要喝涼的冰箱有，自己拿就好。」老頭坐回辦公桌前，把兩隻黑漆漆的光腳放在桌上，似乎打算睡個午覺。

「不是，阿伯，那個土地公是……怎麼樣？」

「土地公就土地公，這片土地就是祂的，大家有煩惱都來找祂。」

「你剛剛說土地公今天不在。」

「喔，說到這個，」老頭坐起身，「我們家土地公喔，昨天剛好飛過阿草他家那邊，結果他們家兩個小孩剛好在放冲天炮，一放就放到他身上，夭壽淒慘，今天還在住院。」

「土地公住院？」

「就在那邊那間醫院啊！」老頭隨便往後一指。

「是……」阿義語塞，下意識回頭看看神壇上那尊佛像，「那個土地公嗎？」食指往後比。

「那個只是木頭啦。」老頭皺眉。

阿義無法理解。土地公指的是這間廟裡的人嗎？那他剛剛說「飛過」……

「我跟你說，不用緊張啦！土地公平常都很閒，坐著等人來拜就好了。」老頭懶洋洋的揮手，要他別再多想。

阿義無言以對，老頭也不理會他，自顧自地睡著了。阿義出神半晌，拿起手機看了一下，又把它放回口袋，百無聊賴地搓著臉頰。

這一個多禮拜以來，阿義的脖子和手腕都脫了一層麥茶色的皮，身上各處都能輕易搓下裏滿沙塵的污垢，腋毛也結滿了洗不掉的白色鹽珠。熱氣由外而內、再由內而外地反覆磨殺他的體力，他覺得自己幾乎變成機車後座的另一件行李，漫不經心地想著自己會被載到哪去。

車被偷的那一天，剛好是第十天。可他當時只告訴他的媽媽，「我要去同學家住三天」，帶著簡便的行李，還有滿十八歲時剛辦的提款卡。他發現他的媽媽說得沒錯，裡頭有筆足以讓他沿路打點一切的數目。

承昌是個很好的旅伴。阿義是突然對他說想加入他的環島旅行的，沒想到他立刻就高興地答應了，什麼也沒多問。隔天阿義就搭了早上第一班公車到他家門口。

阿義和承昌已經同班三年，但還是在學測前因為常常一起自習到圖書館關門才熟起來的。他對阿義想像的那種方便的旅行方式相當不滿，而阿義根本也樂於讓承昌接手打理一切。

真正難堪的是第三天晚上，他刻意躲得遠遠地，接起那一通電話。而出乎意料的，媽竟然只是替爸狠狠訓了他一頓，並沒有命令他馬上回家。

「我們可以理解你為什麼想要去環島，可是為什麼讓我們這麼擔心？」媽不斷念著這兩句話。但他最終確實是答應了。這讓阿義非常的驚訝。

「對了，你指考成績單寄來了。要聽你考得怎麼樣嗎？」

阿義不肯聽，匆匆掛了電話。他無法從媽的口氣中聽出分數是好是壞。反正最後總會知道。

過幾天，阿義不得不對承昌坦白。承昌回答他的口氣明顯不太高興。但他還是說，反正我也不想一個人出門。

阿義知道，承昌真正想念的不是法律系，也知道他和他的家人有一個關於分數的賭約。後來承昌考得如何，其實大家都知道。這次旅行是他為自己保留的珍貴安慰獎。

這天晚上，阿義聽著承昌痛罵考試制度，感歎青少年生命方向，渾渾噩噩直到天亮。

女孩站在小土地廟裡，兩手合掌，先拜了兩拜，閉上眼睛小聲地念著什麼。

供桌被擦得烏亮，神壇上的香爐點起一炷線香，香煙從一股再化為許多絲縷，盤旋著不斷上升。

阿義被拜得頭皮發麻，生硬地坐挺了不動，肩膀微微顫抖，好像隨時會從椅子上跌下來。

老頭在一旁眯著眼打量，阿義用餘光看見他嘴角堆起一層一層皺紋。

女孩還是無聲地牽動嘴唇，閉目合十。阿義從來沒有這樣被強迫看著一個女生這麼久，只覺得她的身形被門外的光線托著，臉孔卻被影子掩住，反倒是自己在她面前被看得一清二楚。

沒多久，女孩再拜兩拜，睜眼、笑笑。阿義看她的眼裡倒映出自己，像塊木頭一樣動也不動。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，對阿義急急鞠躬，轉身對老頭說：「阿祥阿公，我先來走了。」

「欸？妳等仔。」老頭對女孩招招手，十足不懷好意，「妳剛剛說一大堆，這位土地公攏總聽嘸，要不要再用國語說一遍？」

最後一句老頭用的是國語，但阿義大概全都聽懂了，匆忙喊了聲「喂」想制止。老頭和女孩都轉

過來看他。阿義正想說些什麼，卻梗在喉間吐不出口。

女孩以爲自己聽錯了，又回過頭去：「沒啦，就是希望厝內平安、我弟會讀書安呢啦……」

「安呢真好啊！」老頭拍了一下桌子。阿義在一旁嚇了一跳，沒料到老頭馬上又豎起食指指著他的鼻子，「這個代班仔是台北來的，成績很好，叫你弟來給他教一下，保證考試都會寫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喂，聽到了喔！等一下你來教她弟弟功課。」

阿義實在想不通剛才那幾秒鐘對話怎麼會演變成這個結果。他的眼神飄往女孩，不料女孩也正看著他。阿義馬上假裝自己在看女孩身後的門柱。

「阿公，那我過午再帶我弟來喔！」女孩尷尬地說，跨過門檻，踏入正午的烈日之中。阿義看到她的影子閃動，一下子便消失不見。

總算是鬆了口氣。阿義竟突然打了個呵欠。

過一會，他開口：

「欸！」

「欸什麼欸！矮肥短！」

「她剛剛都要走了，幹麼還叫她？」

「要不然靠你有用喔？我幫你翻譯一下，不是剛好？」

「我又不想知道！而且，哪有土地公在教人家功課的？」

「哪沒有！你又知道了是不是？」老頭又拍了一下桌子。阿義只得閉嘴，轉過臉對牆壁翻白眼。老頭喝了口茶。

「剛剛那個女生喔，是土地公的孫女哪。」

阿義轉過頭來。老頭繼續說：

「她媽媽小時候生病，養不大，她爸媽就把她帶來給土地公養，土地公才保佑她好好長大，嫁人、生小孩。現在她又生病了，就叫她女兒三不五時來這裡，打掃一下，希望土地公再幫她過這關啦。」

「喔……她媽媽生什麼病啊？」

「我沒有問啦！」

也對。阿義想。「那你有叫她去看醫生嗎？」

老頭沒有再說什麼。阿義也沒有再接話。

線香的味道在溫暖的空氣中遊走，嗅著嗅著，有種時間暫停的錯覺。阿義不喜歡線香的味道，他最後一次聞到是在文昌廟裡，考生瘋狂地湧入，把線香高舉過頭，像是遊行的暴民拿著火炬一樣，推擠著往處刑台前進。

儘管在其他時候，這樣的情景仍然相差不遠。只要進廟，人手都是一把香，煙團從信徒的頭頂竄

出，充溢大小廟宇。

「啊……沒叫家名把斗笠拿回去。」

原來她叫家名。「那頂斗笠是她阿公的嗎？」

「不是啊，順路而已。」

順路喔……阿義轉頭，看看那三炷線香，又一個呵欠湧上來。他昨晚和承昌分散了，不大敢睡覺。

承昌在今天早上來過電話。

「喂，阿義。」

「喂。你到底跑去哪裡了？」

「不好意思啦，沒想那麼多就衝出去了。不過，呵，我把車找回來了！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廢話，還好我昨天忘記加油了，這邊的路也很直。我的車就被丟在一個果園旁邊，還凹了幾個洞。幹，那個王八蛋。」

「還能騎嗎？」

「就沒有油了啊。」

「對喔。」

「那你現在在哪？」

「吃麵的地方附近。」

「你還在那裡？」

「不然要去哪裡。」

「好吧，那你先在附近晃一下好了，我應該沒辦法很快回去。我懶得牽著車子找路回去了，等一下大概會找台卡車順便載我吧。」

「嗯。那我等你好了。」

「你自己一個要小心啊，不要再不講話了。要是有人跟你講台語，你就趕快跟他說你聽不懂，不然打給我也行。」

「我會講『聽嘸』。」阿義笑了。

承昌也笑了。「好啦，我會早點回去找你。」

掛上電話之後，阿義便隨意選了一個方向漫行。他想著憑承昌的神通廣大肯定能找到他。他連車子都能找回來了。

阿義沒有想著什麼，沒有問路或記得經過的路標或景物。這裡的景色單純，某種程度上讓他覺得安全。阿義感到類似自我放逐的快感，有個在四下無人時才會出現的意志支配著他。也許這就是帶他坐進這座小廟的元凶。

老頭大概不喜歡久坐，這時正在小廟的屋簷下來來回回。廟的正面另有兩扇窗，老頭的身影只要一經過，廟裡的陳設就會瞬間暗下。也不過幾步寬的距離，老頭就像個戲偶，踱來踱去，光影之間彷彿四海雲遊。

遠方突然傳來一聲呼喚，緊接著是一陣刺耳的煞車聲。阿義瞥見是個大嬸騎著腳踏車來了。老頭粗聲喝罵，大嬸馬上以一連串嘶啞的尖叫蓋過他。

罵聲持續了好一會兒，只不過全是台語，阿義眯起眼睛，聚精會神地找尋他可以理解的單字。等到稍微安靜一點後，老頭才板著臉孔走回小廟。

「怎麼了？」阿義問。

「有人送午餐來了。」老頭說，大嬸跟著踏進小廟，狐疑地盯著阿義猛瞧。她順手把一個透明塑膠袋摔在桌上，袋裡的東西發出鈍鈍的聲音。

阿義有點害怕。

「妳好……」

「喔，你好！」大嬸愣了一下，說。

老頭提起那個塑膠袋晃晃。「來喔，吃飯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早上吃很飽。」

阿義實在沒什麼心情吃飯。

「他攏這樣說了，你就吃給它飽。」大嬸插嘴。

「我『聽嘸』台語……」

「你聽不懂台語喔，哎唷！」大嬸很是不悅，一回頭，卻狠狠給了老頭一個白眼。老頭只是當沒有看見。

大嬸看起來其實還不算老，只是全身穿得密不透風，頭巾、袖套什麼的，完全是歐巴桑打扮。

「這個人喔，怪怪的，他的話你不要聽太多。」大嬸趁阿義不注意的時候湊近，「你是被他拉進來的喔。」

「還好啦，反正外面很熱。」

大嬸卻不顧他的回答，一屁股坐在辦公桌旁的一張塑膠椅上，拉了另一張到自己身邊。

「來啦，坐，不要在那邊吃，沒禮貌。」大嬸說。

「喔……」阿義只好照做。他一起身，那件深藍的袍子就從椅子上滑下來，在他肩上突然加了一點重量。

「唉，穿成那個樣子搞什麼鬼，好像要出山。」大嬸歎口氣。阿義的屁股剛要坐下，立刻又抬了起來。他偷偷瞄了老頭一眼。老頭從大嬸進來後就一直偷偷摸摸地觀察著大嬸，一和她的視線對上就轉過頭去。

「吃飯穿那衣服幹嘛，脫掉啦。」大嬸突然說。

阿義嚇了一跳。「欸？不用啦……」

「蛤？」大嬸大呼，扭過臉去。老頭連忙避開她的視線。阿義發現她的側臉看起來沒有那麼咄咄逼人，嘴巴微開，兩頰的皺紋突然堆起，顯得老了很多。

「好啦，算了算了。吃飯吃飯！」大嬸搖搖頭，說。

阿義唯唯諾諾，這才打開了便當盒。

便當盒裡面的配菜全是素的，而且清一色是水煮，看起來一點都不可口。

「那是我家的菜，隨便種的而已啦。」大嬸說。阿義趕緊拆開免洗筷，夾起一根發育不良的小白菜咬下。還好大嬸已經不再像剛才那麼激動了。

之後大嬸沒再說什麼，留下三炷香就離開了。雖然那個便當一點都不精緻，但菜倒是很甜，阿義不知不覺就把整個便當扒得乾淨。

說起來，這個大嬸原本就只是來送飯的吧。可是她剛才在廟裡的態度實在很差，好像是被逼來的一樣。但那樣的差又好像有點不自然。阿義說不上來。

他想問問老頭，不過不確定怎麼開口比較好。不過老頭在大嬸離開之後突然開朗起來，開始不斷拋問題給阿義。

「你是今年考試嗎？」

「指考嗎……是啊。」

「啊怎麼樣？」

「咦？」

「分數啦！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還沒出來！」老頭大歎一聲。

就當做還沒出來好了。

「唉，想說你們台北小孩要考什麼就有什麼，老師多、補習班多、書也多，在台北就是會長得比較聰明。」

「我們競爭也很激烈啊。」阿義反駁。微風鑽進窗縫，線香的味道在他身後顫抖、打轉。他突然覺得自己的話一點說服力都沒有，可他還是忍不住，小聲地說：「我們壓力也很大欸。」

過午之後風突然大起來，廟裡沉滯的空氣一下子暢快許多，爐上的香也快速收短，家名早上上的一炷香只剩一段藍芯，大燭不久前上的三炷也只剩短短一截。香煙一冒出頭就往窗外溜，在窗邊打盹的老頭被薰得猛眨眼，阿義卻看得出神了。

印象中，香的用途好像是把訊息傳遞給神明，上升的煙柱就是電話線，人們感到孤立無援時最後的求救熱線。可他這個土地公現在就坐在這裡，卻什麼都不知道，連台語都聽不懂。

風一停，陣雨就潑辣辣地下了，廟裡的門窗像是拉上了一道白紗簾子。自從他和承昌出門以來，這還是第一次下這麼大的雨。豆大的雨滴彈在路面，像長出了一層密集的白色長毛。廟裡回音很大，雨聲響得讓阿義頭暈。

「天公落屎哦。」老頭喃喃自語。

隨著雨勢一起狂奔進來的是家名和她的弟弟，兩個人都只用隨身物品擋在頭上，上半身離奇的沒有濕透，只是大腿以下全部是髒兮兮的泥巴和水。家名指揮她的弟弟脫下鞋子乖乖坐好，老頭則提了一桶水到旁邊。

阿義本來也想做什麼的，可是來不及。家名他們剛出現時他馬上從椅子上跳起，但沒一會兒又坐下了。

「唉唷，淋成這樣啦。」老頭疼惜地搓搓弟弟的頭，「等下你若感冒我要怎樣對豐成仔交代啊。」

「阿公，林豐成是我阿公哪。」家名說，把兩雙濕拖鞋擺在門檻上，自己捧水洗腳。

「我知啦，」老頭說，「跟你爸生得有夠像。」

弟弟掙開老頭的手，開心地咯咯笑。

家名從小房間裡拿了兩條破掉的毛巾，一條丟給她的弟弟，她則在將身體擦乾後把地上的水漬也吸了乾淨。等到所有人總算都乾爽地坐在廟裡，雨勢也漸漸地轉小了。

家名叫她弟弟雙手合十，朝阿義拜了拜。「爲什麼不點香？」

「我媽說小孩子不用『掛香』。」

原來這跟年紀有關哪。

「那妳呢？」

「我早上點過啦。林光宏，不准在神桌上寫講義。」家名擺出一張兇巴巴的臉。弟弟闔上剛打開的課本，拎著舊舊的書包跳下椅子。

「來，來阿公這裡寫。」老頭在辦公桌後招手。

阿義突然覺得老頭看起來可愛多了。沒想到他這麼喜歡小孩。

「不會的要來問土地公哥哥哈。」家名說。

「你弟多大？」阿義問。

「四年級。不過看起來像低年級的。」

「還好啦，很可愛啊。」

「屁啦，他很皮欸！」

「嗯……不過他還滿聽妳的話的。」

「因爲我很兇。」家名說，然後笑了。

弟弟的問題似乎不少，塑膠袋裡裝著厚厚一疊課本。家名說弟弟成績很爛，因爲他老是忘記寫功

課。「我們之前都說再考這麼爛就打他，可是一直到這次段考老師寫聯絡簿，我們才知道他成績爛有一半是因為作業都沒交。」家名說。

「所以他的成績是妳在顧嗎？」

「我才不管他的成績咧！是我爸說該做的就是做完，還連我一起罵。」

「喔。」

阿義的話題一直無法很順利地和家名搭上。她一坐下就開始揩揩桌面、膘膘牆角的蛛網，沒多久就到後頭拿出掃把開始打掃小廟。她短髮的背影很像男生，不過臉就很清秀好看。

雖然還沒很仔細想過，但阿義對旅行的憧憬絕對包含著戀愛。他在下雨時想著。承昌好像在某天晚上和他聊過？可阿義這時有點忘記了。畢竟嘛，這種事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樣。

阿義嘗試讓自己進入這種情境之中。不過家名實在有點……這該怎麼說？太像個鄉下女生。阿義在對談間的第三次空白已經想著放棄。他看著家名高舉掃把，鉤破一個蛛網，有些光絮飛散，點點落在她髮上。家名甩甩頭，連地上的沙塵一起掃進畚箕裡。

阿義的注意力很快的就得專注在弟弟身上。弟弟在旁邊堅持了一會，被家名半騙半訓地叫到阿義這邊來，課本上幾乎全是空白的。阿義翻了一下，挑出幾個公式問他，發現弟弟根本答不上來。

「那你這一題是怎麼寫的？」阿義問，自己都覺得語氣和善到有點過分。

「阿祥阿公教我的。」

沒想到這個老頭這麼疼弟弟。阿義不動聲色地偷瞄，發現老頭果然正看著這邊。

「你喔。」阿義說。「來啦，我直接教你就好了。」

弟弟其實滿聰明，分數的四則運算一教就會了，面積的應用問題只要有公式看也能順利解決。阿義教得順利，乾脆跳過幾個章節，到後頭一次教完。

「寫完了。」

「好，我看……對，」阿義指著一行算式，「這裡要注意的你都有算到，很棒。」

阿義發現數學課本已經被翻到最後一頁了。

「好，數學結束了。再來要寫哪一科？」阿義闔上課本，這才發現封面印著「小三」。

「你有帶四年級的課本嗎？」

「國語習作。」

阿義接過課本。「好吧……你先把生字寫一寫。」

家名終於忙到沒事情做，放下捲起的袖子坐在一旁。

「欸，你爸媽是老師喔？」

「我媽……算是。她在慈濟教小朋友。」阿義基於某種考量而沒把「受災戶」或「偏遠地區」等詞說出來。

家名顯得非常興奮，說了一堆關於慈濟的好人好事。

「之前清理爛泥巴的時候他們來幫了很多忙欸！有一個很壯的老阿伯還一整天都在挑泥巴。我們的蓮霧園都是爛水果，臭死了，我們自己都很不想去，可是他們一大群人一來就統統衝過去幫忙，我們幾乎什麼事都不用做，都在帳篷那邊幫忙分東西。對了！還有攝影機！」她又接著說起採訪的事，鉅細靡遺的描述SNG車的外形。

其實這種東西台北常看到啊。阿義發覺自己很難以類似的開場白加入話題，便讓自己專注聽著。弟弟專心地寫字，老頭一臉什麼都沒聽到的表情。

「聽說台北都沒事嘛，真好。台北真好。」家名一派天真地說。

的確是啊。颱風時他們家也淹水，可一個下午的抱怨也就乾淨了。他的爸爸畢竟是領過榮譽章的，一把家裡安頓好就帶領幾十個壯漢清理鄰近巷弄，里民出來裝水時都喜歡議論這事。

也就是因為這樣，他已經獨自在家好一陣子了，想走隨時都行。他的爸媽一定是這樣想，反正再走也不過一個台北。

這場雨下得久了點。家名背對窗戶，頻頻回頭探看雨勢。其實雨聲清楚得很。

「該不會又有颱風要來了把？」

「氣象沒報。」阿義說。他們每天晚上都會用手機看一下隔天天氣。「你們沒看嗎？」

「電視壞了怎麼看啦！」家名說。停頓一會，又說：「我們家是靠天吃飯的欸。唉唷，早知道就不要把那台收音機丟掉了。」

「我們可以去權仔家借電腦！」弟弟突然抬起頭。

「屁啦，你只是想打電動而已。對呢，權仔家都沒有什麼事……要是我們家也改建的話……」

「改什麼改。」老頭低沉地說。

家名立刻閉嘴。

「可是我們家的厝頂都已經落一角了。」

「好啦！」老頭喝道。

弟弟只好低下頭去。

阿義不禁有點好奇，到底家名住的是怎麼樣的家庭？母親身體虛弱，父親是靠天吃飯的果農，姊姊打理家務並照顧不認真念書的小弟。可能還有更多的家族成員吧，也許有一大夥人，硬是住在積水退去後骯髒、損毀、幾乎不能住人的老房子裡。

還好家名很乖。阿義忍不住看著弟弟，搖搖頭。

「弟弟，你的成績好嗎？」

「很爛。」弟弟咧嘴。

沉默了一陣。

「你有想過以後要做什麼嗎？」

「警察。」



「警察啊。」

「我爸說的，他說以後有事都要靠我處理。」弟弟一臉高興。

「……很帥嘛。」阿義說。

雨剛停，新出的陽光不像上午那麼烈，剛剛好適合外出。家名上完最後的一炷香，催著弟弟快快寫完最後一行要回去了，在門前的馬路上兜轉著，撥弄野草上的水珠。阿義也走上前，看到外頭滿地泥水，便只敢站在門內。

弟弟放下鉛筆，拎著國語習作回到辦公桌旁收拾，一邊大喊「等我」。家名走回廟前，阿義卻沒意識要讓開。

「你是來救災的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在這裡等人。」

「是喔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這裡平常沒什麼人。」

「還好吧。」

「來的人很多也不好，太擠。」

忘記是誰說的了，是家名、阿義自己，還是老頭，尾音在小廟裡嗡嗡響。弟弟靈活地鑽過阿義身

邊，一腳踏上大馬路，拎著課本蹦蹦跳跳的。

「走了。」家名說，牽起她弟。

「啊，笠仔啦！」老頭在阿義身後大呼，「他們兩個跑掉了嗎？要拿斗笠給他們呢！」

阿義轉過身，坐回正殿的凳子上。

「走掉了啦。」他說。

家名和她弟走了之後，阿義幾乎是馬上伏倒桌面，陷入昏睡。他早就累壞了。一個又一個陌生人來了又走，每個對他都是沒有關係、沒有牽連、沒有影響，像是小廟記憶的幽靈一樣，一段情節單純地播放然後結束，接著下一段。

阿義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該睡個午覺了。

也許車子已經壞了，他們必須搭火車繼續後半的旅程。承昌一定會說這樣毫無意義，不如走完剩下的路。

也許他的媽媽也跟著志工和物資來到這裡，聽到一些消息，軟硬兼施地把他帶回去。也許她會陪他等承昌到來，放他們倆完成剩下的路程。

也許根本不會有人來，大家都找不到這間小廟，那阿義就得自己想辦法，也許直接搭車回到台北。那還得先等老頭離開吧，老頭不走，他也走不了。老頭打算什麼時候回家呢？也許這間小廟就是他的家。這樣說來，他不就是土地公了嗎？也許是他太老了不想再當土地公了，這才隨手拉阿義進

來。或者說，自己其實是很適合當土地公的人？

……他隱隱約約，又聽見雨聲。雨聲像針一樣刮搔著皮膚，阿義的手臂一陣發麻，接著額頭，雨一直下到鼻梁上方。他的右手手指跳了一下，空氣的觸感冷若冰水。

阿義發現那不是雨聲，是線香的味道。看來自己沒有睡很久。阿義抬起頭，想換隻手臂靠頭，卻瞥見角落有兩個人影。香煙的味道很重，阿義忍不住回頭看看神桌。土地公的木頭雕像前插著一把線香，香煙一股溶入一股直升至消失不見。

「我不管你愛怎樣，不要再給我找那個女人來就對了！」

「爸……」

阿義看向牆邊。窗子透進的光打在老頭的辦公桌上，老頭自己卻縮在窗下的陰影裡。另一個叫老頭「爸」的人背對阿義，穿著有點繃的襯衫，袖子捲到上臂。他恰好在這時轉過頭來，和阿義眼神相對。

兩個人都停頓了一下。阿義不知道自己看來怎樣，不過那個男人確實很像老頭，只是一時心虛，沒什麼特色的五官頓時顯得怯懦。

「他就是土地公啦。」老頭說，「這間廟的土地公。」

阿義瞪大了眼。土地公回頭，再轉回來，像再確認過了什麼一樣，才尷尬地向阿義點頭微笑。

「這是代班仔，你們自己聊一下。」老頭接著說，跟著就要起身離開。土地公趕忙想扶住他的肩

膀，矮小的老頭卻溜掉了，像隻老鼠般，窩進後頭的小房間裡。

土地公似乎想要追過去。但是他留下，面朝阿義。這樣正式的舉動讓阿義跟著拘謹起來。

「你好。」

「你好。」

「你是來這邊……附近玩的嗎？」

「算是吧。」

「嗯，」土地公點頭，「墾丁吧？我們這邊真的要看的話是沒什麼啦，不過這裡的鱈魚意麵是真的不錯。你是台北人嘛？」

「是。」阿義有點驚訝。

「看臉就知道了，」土地公笑著，「趁暑假來環島的吧，等一下是往南還是往北？」

「往南。」

「南喔。」土地公想了想，「東部怎麼玩都很好玩啦。等一下要去搭火車的話，可以順便在那邊看一下夕陽，可以看到整個山腳，很漂亮。你來的時候有看到一個隧道嗎？」

「我們不是搭火車來的。」

「啊、騎摩托車？」

「嗯。」

土地公眉頭一皺，嘟囔著哪有人環島在騎逆時針之類的話。阿義有點敬佩起這個土地公，還真是挺稱職的。而且祂問話的那個樣子口氣，總覺得在哪裡常常看見。

「啊這是你穿來的喔？」土地公結束上個話題，開玩笑地說。

阿義以為祂知道這件衣服。「阿伯給我的。」

土地公有點驚訝，躬身趨前摸了摸。「又是哪裡翻出來的了……」

「這件衣服很好。」

「沒錯。」土地公卻歎氣。「他什麼時候偷藏了這麼多東西。」

土地公的手筋爆凸，和凹陷的皺紋互相交叉，光影讓手背的紋路更顯支離破碎。阿義從沒見過這麼粗糙的手，看起來簡直都不像是一隻手掌了。土地公撫摸良久，久到阿義都覺得祂在擦拭上頭的某個污漬，這才放下袍子。

「他叫你穿上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就乖乖穿上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阿義壓根兒也不知道是為什麼。

土地公拍拍阿義的肩頭。「不用聽他的啦。」

祂講這句話時口齒很生澀，像是從來沒練習過說過這種台詞。

阿義只想掙開按在他肩上的那隻手，土地公卻遲遲不放開。

「你記得今天有誰來過嗎？」

「有一個女生來這裡一直打掃。」

「……那還有誰？」

「她剛才還帶了她弟過來。」

「噢，那我認識。每次都麻煩他們。」

「那有沒有一個……大概四十歲的阿姨送便當過來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他們有講話嗎？」

「好像……沒有。」

「完全沒有嗎？」

「只有……可能是吵架吧，都是台語。」

土地公只剩苦笑。

小廟裡再度盈滿香的氣味，全是土地公給自己的塑像添上的。也許祂自己也有些問題要解決。只是這樣一來，許多和祂相關的人，全都會一起被捲入。

身在漩渦中心的阿義，好似無動於衷，卻被眼前盤旋的景色、人事，搞得頭昏腦脹。

黃昏的風自某處湧起。天很高，夕陽陷落，遠處有樹在搖曳，就像在燃燒一樣。阿義端坐在門前，看著眼前框起的風景，一股莊嚴氣氛緩緩升起。阿義想著，關於分數、關於旅行，繞著許多片段的意念打轉。

阿義開始思考，回家後該如何面對他的爸媽，忍不住憂鬱起來。



淡筆點墨的新鄉野傳奇

◎季季

本屆小說獎的其他得獎者，都是在文學獎領域馳騁多年的老手，參賽作品題材各具鮮明的現代面向，顯露強烈的企圖心。本文作者是十九歲新人，沒有八○後寫手累贅求奇的通病，文字簡潔清淡，結構、層次分明，熟練度不輸幾位老手。他嚴守短篇小說的三一律，以看似隨意的筆法點墨，藉著迷路青年偽裝土地公的眼睛，呈現一則看似突兀、模糊卻又懸疑有趣的新鄉野傳奇。

作者擅長將現實的意外與荒謬合理化，故事雖採全知觀點，但敘述邏輯前後一致，情節進行從未超越迷路青年那雙十八歲的眼睛。他也巧妙運用語言隔閡，使青年得以避開那些他所不知的鄉村曖昧，且不影響情節的發展與故事的完整。對白也寫得頗成功，每一角色說的話都恰如其分。美中不足的是結尾太淡，淡到有點倉促，也淡化了意象與能量，以致未能獲得更高名次；這是唯一的缺憾。